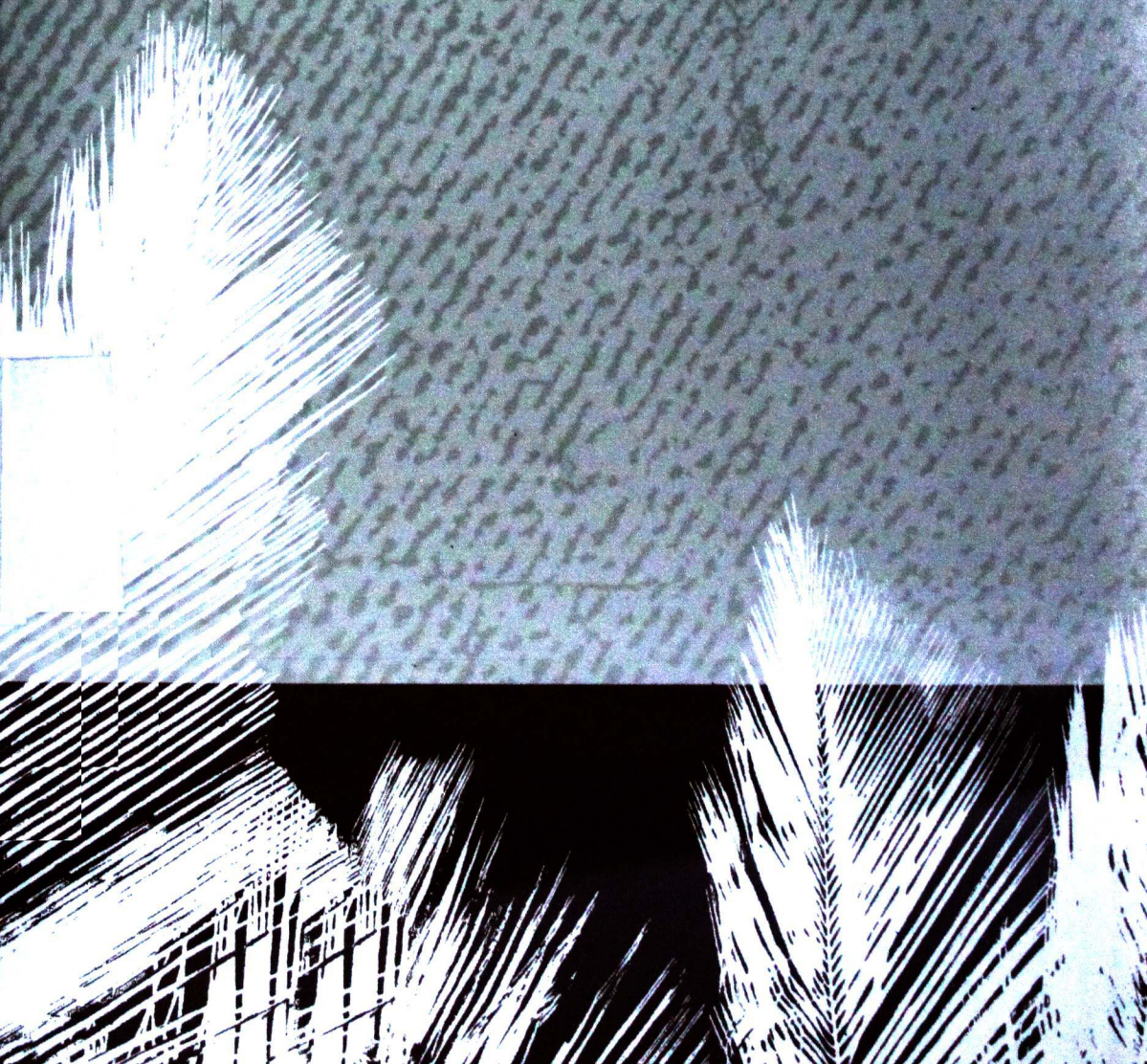


灵魂草

米成洲 / 著

作家出版社



米成洲 / 著

灵魂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草 / 米成洲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063-6819-3
I. ①灵…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3605 号

灵魂草

作 者: 米成洲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19-3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何 弘

米成洲先生送来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灵魂草》书稿，希望我能像对待他的第一部诗集一样，为之作个序。对待文学，他有着足够的真诚、虔诚，单此一点，我就很难拒绝。

如果读过他以前的诗集及我写的序，你会知道，米成洲先生是一家路桥公司的老总、董事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对文学一直有着持续的热情和旺盛的创作精力。最近几年，他连续出版了六七本诗集，以诗歌的言说方式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理想和憧憬，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对爱情、友情、亲情的感受和讴歌，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总之都是一些远离其现实生活的内容。当代中国，从政治、文化到家庭、个人，基本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运行，官场、情场甚至学术场，差不多都变成了生意场；生意场自然也紧紧地勾连着官场、情场及其他各种场。作为浸淫生意已久、深知其中曲折、奥妙的成功人士，米总心中肯定藏着许多精彩的故事和撩人的秘密。这些想象中一定精彩的故事和秘密，首先挑起了一些文学界朋友的兴趣，于是时任河南

文艺出版社总编的单占生等人，就开始鼓动米总写小说。

这么三鼓动两鼓动，米总就真的写起了小说，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一写就是两年多。我们知道，此前的几年中，米总连续出版了好几本诗集，基本上平均每年要出一到两本。以这样的速度算，他用两年多时间完成的这部小说会是个怎样的规模呢？

实际上，我拿到的这部书稿，电脑统计出的实际字数只有十五六万，这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近年来，小说写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篇幅越来越长。网络小说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字的规模就不说了，即使传统小说写作，篇幅拉长的趋势也很明显。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很多人质疑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奖是因为其长达 450 万字的规模令评委都难以读完，只好把大奖给他了事。事实上，《你在高原》在参评作品中并非最长的一部，同时参评的《大秦帝国》字数更是高达 504 万。如果说这是极端情况的话，放眼望去，目前长篇小说的基本篇幅大概已到了四五十万字的规模。过去，长篇小说通常保持在 20 万字左右的规模，现在 20 万字以内的长篇小说通常被称为小长篇，实际上大多是中篇小说的加长版。

小说越写越长，是因为目前写小说的人，一部分太会写小说，另一部分不太会写小说。太会写小说的专业人士，因为会写，所以会把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写得迂回曲折，极尽微妙，因而小小的事件会被写得异常丰满；不太会写小说的人，因为不太懂得取舍，总是把事件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完完整整地写出来，而且偏偏内心藏着史诗意识，空间要宽阔有宏大感，时间要漫长有历史感，于是正面强攻大事件，一写就是百年历史变迁，篇幅想不长都难。于是，左也是长，右也是长，小说总

体来说自然就长了起来。

小说作为个体或时代经验的一种记录和表达，目的当然在于使读者通过作品对这种经验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因而，作家应该尽可能以较少的文字传递更为丰富、复杂、独特的经验，并由此对这种经验予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因此，评价小说的优劣，并不能以篇幅长短论，但起码一点，其篇幅应该与它所传递经验的丰富性、复杂性成比例，最好是以较少的文字传递较为丰富的内容。所以，懂得取舍对作家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取”，是应该知道哪些地方是需要深入开掘、细细着笔处；所谓“舍”，是应该知道哪些无特殊意义的一般性过程和常识是不需要详细交代的。懂得这些，未必会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但不懂得这些，一定不会是一个好的小说家。

《灵魂草》写的差不多是主人公斯和一生的经历。作品从斯和的童年生活写起，写到了他的小学、中学、大学，写到了他的情感历程，写到了他生意场上的打拼……作品着力写到了童年的一些事件在斯和心灵的烙印及对其人生轨迹的影响，这都是非常好的着力点。特别是，作品通过斯和的经历写出了人物内心的成长，这是非常可贵的。作者之所以把作品定名为“灵魂草”，意在表明人在社会中，正如草在自然中一样，会在风雨中飘摇，会在磨难中成长，会在无奈中消亡。

应该说，作品涉及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就这些内容而言，作品目前的字数显得似乎少了些。如果说现在很多小说写得太“胖”的话，这部小说写的是有些偏“瘦”。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读这本小说可能会像读故事梗概一样，既节约了时间，也了解了故事情节，不失为一种方便。但从文学的角度

看，少了对细微处的深入开掘，作品的内涵和深度就会大打折扣。因而这部作品其实还有很多可丰富的地方，可深入的地方，可停留的地方。

在写诗之前，作者有过写小小说的经历。小小说，被其主要倡导者杨晓敏称为与包括长、中、短篇在内的长小说相对的文体。讲究留白、注重理趣、擅抖包袱，是小小说主要的谋篇布局方式。当写到事件情节时，通常只做简单的交代，而把有限的笔墨集中在出彩的点上，这是小小说最常采用的叙事方式。小小说于是就与所谓长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区别。作者小小说的写作经验，应该说对这部作品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使这部作品未能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写得更丰满些。这固然是其不足处，但未尝不是其特点和可爱处。

拉拉杂杂谈了些我对小说写作的理解，当然也包括我对《灵魂草》的一些看法，但终究不能遮蔽的是我对米总所代表的这些虔诚热爱文学并投身文学的商界成功人士的赞赏及他们这份文学情怀的称道。

言不尽意，权以为序。

（何弘，男，评论家，河南省文学学院院长。）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18
第三章	/42
第四章	/53
第五章	/72
第六章	/97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31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66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9
第十三章	/213
第十四章	/229
第十五章	/242

引 子

晨曦，地平线上的露珠像在张望，小草、蒲公英探出脑袋，伸展着羽翼。远出传来几声犬叫。原野空旷、静寂。一条刚从麦田拓出的路基敞着胸怀，不知是兴奋或是沮丧，从凹凸的地面隐约露出小片小片的湿地。一条不宽的干枯河床横隔路基，河床像老女人干瘪的皮肤，上面长满了很多叫不出名的杂草。路基一侧横七竖八地躺着半新不旧的筑路机械。一队民工拿着铁锹、钢剪，扛着震动棒，走向孤立在原野的一座正在施工的桥梁……

这一天对斯和来说，特别漫长，他躺在病床上，浮想联翩。昨天凌晨发生的事一直在心里翻腾，懊恼，羞愧。他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得那么蹊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连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被人打晕，头上鲜血直流。等他醒来，他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标书呢？”他冲站在身边的两个人发问。老板和自己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怎样面对老板？怎样向老板交代？

他坐的丰田“皇冠”轿车严重受损。可蒙面的几个人早开

车扬长而去。他被送往医院。报案二十分钟后，警察来了，勘察现场，记录，拍照。

夜晚是黑色的，斯和的梦也是黑色的，梦魇，梦魇。这一晚他在混沌中度过。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老板也这样认为。据出警的警察讲，案情没有进展。况且肇事车辆无牌照，出事地点在荒郊野外。他们当时朦胧记得逃逸的小车好像是红色。

“咚、咚、咚”，小婉推门进来，直扑斯和。“别…别…挪开！”斯和有点不耐烦，正要发火，见小婉坐在床边给自己按摩腿，一股渗透骨髓的柔情使他马上忘却刚才的不快。但他还是推开了她柔软的身子。

“叮零零”，老板的电话。斯和难为情地接过电话，不知说啥为好。小婉从斯和手里接过电话，这才把昨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给老板讲了。

“怎么搞的！我操他……！”话没说完，老板义昌气急败坏地用茶杯直敲桌子。义昌与斯和是一母同胞，弟兄俩平时稍有摩擦，但遇到事情，都是斯和听义昌的。公司是义昌他俩一手创立起来的，处于尊重，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斯和总是随和哥哥。小婉从电话里听到了老板的愤怒及茶杯摔在地上的破碎声，她猛一哆嗦，手机便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再给余厅长说说，看有没有补救的措施？”斯和接过电话给哥哥说。义昌知道，不参加投标，不可能拿到项目。两人在电话里交换过意见后，决定寻找制造交通事故的黑手，出出恶气。

据斯和手下的人讲，出事的头一天晚上，在他们居住的宾

馆好像碰见过几个可疑人，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没引起他们的注意，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大意了。斯和知道，为竞争Z地至L地那个标，多少人都在打探、托关系、找门路、打通关节送钱。余厅长曾表态给他们一个标段，眼看到手的项目怎么一下子就流产了？要失去一千万的收入呀！找谁算账？

对义昌来说，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况也无法向余副厅长交代。保护领导，这是最基本的。余厅长当差也不容易，他还要提升呢！

夜幕降临得很早，好像老天要给足成事者的时间，在幕幃掩护下，让这些做大事的乘着夜色，在伸手不见无指的黑夜里施展计谋，大展宏图。

斯和闭目养神，慢慢又把眼睁开，瞧向四周，瞧向天花板。吊在支架上的瓶子里的液体顺着—根软细管流进了他的血液，室内就剩他一个人，他静静地思考起来，想起了往事……

第一章

一、童心

雨，酸溜溜的，开始是热的，后来慢慢凉下来，水滴顺着他的光头、黝黑光滑的肌肤往下流。在他五岁的心灵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生的，他相信自己像大人说的，他是娘从很远的深沟里捡回来的孩子。

他不知道老天为什么一会儿变黑，一会儿变白，人为什么会死。被雨淋着，他有点心寒，老天为什么会下雨呢？天上为什么还有闪电呢？听大人说有人莫名其妙地被龙王抓去，回来后就闭上了眼睛，而且浑身上下都不圆囷。他一丝不挂，两腿之间夹着的“小虫”蚂蚁一样地在雨中轻轻蠕动，他没有那种耻辱感，可这也怨不得他呀。

他身上凉飕飕的，可他心里是热的。娘说，他出生时，也是这样的天气，娘没有奶喂他，就在屋当中央上方供奉神的牌位前跪下，点着黄纸，祷告，完后，又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算是为他祈福。说来也怪，这一天正好是观音菩萨的出道日。他的命真好呵，娘没有奶水，但他却能用他的小嘴“扑嗒扑嗒”地吮吸小米糊糊。

这大约是上午十来点钟，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米多宽的土路被雨水冲得到处是坑槽，林林的枝叶被雨滴打得浑身哆嗦，只听“啧啧……”一片叹息声。在行走的过程中，他不知滑倒了多少次，一次次他都是咬着牙关，“吭哧吭哧”地从泥水中爬出来……

走到干渠上时，他差点掉进去。渠的源头——水库正在放水排洪，水快漫到了堤上。水流湍急。他想到村子里大人常说的“淹死鬼”，它们会不会上来拽他？越想越害怕，他就顺着渠堤紧靠庄稼地的土路跑起来……只听“飕……飕……”真像是“鬼”在身后追他。

他看到了瓜庵里的一簇人，有大孬，小孬，狗圣，还有几个叫爷爷、伯伯、叔叔的。雨从天上往下直流，庵内的几处水柱直砸地面。都在等着分瓜。这里的瓜香早已在庵内弥漫。人们谈论着天，谈论着地，对这里贫瘠的土地好像抱怨得多了，也就习惯了这种恶劣的天气。雨声淹没了老少爷们的吵闹声，淹没了瓜的浓香。

人就这么奇怪，当你简单时，有人会觉得你傻，当你复杂时，有人会觉得你刁，这些对于五岁的斯和来说，是一张白纸，在他心里，只有白天和黑夜，父母是他的依靠。晚上他时时做梦，梦见父母不在了，自己怎么活，梦着梦着……他就从床上掉下来，掉到地上他才被地磕醒……娘见他滚在地上出一身虚汗，问他怎么了，他又不说。

他是带着使命来岗上分瓜的。他从家里出来时，天仅是黑压压一片，谁知刚走出村子天就下起雨来，反正回家也是淋，干脆硬着头皮去岗上吧，况且到了那里还可以先闻到瓜香，说不定还能吃上几个烂瓜。当他到了岗上才知道来晚了，那些烂瓜早已被先到的人瓜分了。

“按人口，一人一斤，你家六口，六斤，称！”轮到他家了，生产队会计给他称了六斤甜瓜。

回家时，雨小了，变成了蒙蒙细雨，水像丝一样软绵绵的，没有来时那么酸了，可他感觉心很凉，他的额头在徐徐发热。

回到家，娘把他拉进屋内，爹不知是哪根筋上来了，他从娘怀里拉过斯和，劈头盖脸就是几巴掌，斯和也不知为啥，冤枉得哭了几声，说他的头疼，就回屋去了。娘也跟了进去，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烧了！去诊所看看吧！”娘像是在嚷求爹，“去吧！去吧！”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娘带他去了诊所，打了一针，包了点药。到家后，只听爹在吵嚷：“不划算！还不如不要那瓜！”娘知道，爹是在心疼那钱。儿子打针拿药已经花去了1元3角。

当他明白过来爹为啥打他时，他已不再生爹的气。那时他才朦胧地懂得做父母的是多么不容易！爹下地干活挣工分，要养活一家六张嘴呀。

雨停了，娘拿走了屋内接漏雨的碗、盆、桶。房顶是用麦秸铺的，已有几个年头了，每次下雨，外面大下，屋内小下，爹娘顾了屋内，顾不了屋外。早想把房顶翻新成瓦房，可哪有钱呢？——这成了爹娘的心病。

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经雨后，好像清亮多了，在微风中

自由自在地摇曳，可它哪知道这家主人的心酸？少些人家灶火飘出了缕缕炊烟，可斯和家的灶火还被煤盖着。反正开锅也是煮红薯，不吃也罢了，吃了反倒伤胃，尽放红薯屁。

娘说分的甜瓜，拣好的去集上卖呢。娘切开稍烂的两个瓜分给爹、尔胜、季田和他。义昌跟着村内一个叫叔的瓦匠任石头做徒弟，现在外村做活。尔胜、季田在村子里的小学上学。

大家吃了点隔夜剩下的焙面饼，尔胜、季田上学去了，爹娘下地了。正好大孬叫他，斯和与大孬一起攥着篮下地薅草去了。

家里养了一头猪、一窝兔子。猪吃剩饭、还有娘从地里偷回来的红薯叶及斯和薅回的野菜熬成的大锅杂烩、人屎。兔子一窝十来只，吃些野草及家人挑剩下的黄菜帮子、叶子。爹娘就是靠卖猪、兔毛攒点钱给尔胜季田交书杂费的。义昌饭量大，跟老师学徒挣那么一点点钱仅够自己用。

中暑天气，天异常闷热，下过雨后的野草长高了许多。野菜就长在草丛里，有“灰灰菜”、“勾勾瓢”、“蒲公英”，还有沟沿上、坟地里长的野韭菜，这些野菜吃起来味道鲜美，有的还能入药治病。“地骨皮”晒干后可以卖钱，“枸杞子”熬煮成汤可以去火。很多时候，娘就是用这些偏方医治或预防斯和他们哥几个的。

夜晚，天上好久没有悬挂月亮了，弯月一出来，人们仿佛从黑暗中看到一丝光亮，从郁闷中透出一口气。每到这个时候，小孩围住大人，听大人讲鬼的故事，听他们过去躲避日本鬼子的故事，慢慢，小孩们就疲倦了，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困乏，趴到爹娘的膝盖上就睡着了……

斯和是个倔强的孩子，他不信自己是爹娘从深沟内抱回来

的。有一次，他跟大孬一起薅草，壮着胆子走进了深沟。沟有二十多米深，从下看不到顶，从上看不到底，沟长三百多米，里面还有几个分岔的沟沟，沟里总见有用棉布裹包的死婴。自己难道也是那用棉布裹包的婴儿？他是被爹娘抱走的，如果不被抱走…那不也成了……他不敢去想……每看到死婴，他就紧跑几步，很快地离开那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二、嬉水

六岁时的夏天，斯和穿上了裤衩，他神气了许多，敢在村子的同龄女孩身边玩了。从土地里出生的孩子，他们与土的渊源极深，如果让他们离开土地，恐怕他们说啥也不肯——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听老人讲，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远古的西域先迁徙到山西的老槐树下，又跟着流浪的人群来到了今天居住的村子，风风雨雨，先辈们度过了饥荒、战乱，又繁衍后代，使他们祖祖辈辈跟土地打交道，跟土地说话、唱歌、跳舞，跟土地讨要食粮。

村北头的河沟，就是祖辈们为了躲避土匪挖寨子取土留下的深沟，随着岁月的慢慢流失，记忆也随着风雨流进了深沟……深沟又蹿出泉眼、流出了清水，从西到东，潺潺不息。水沟里有了螃蟹、蚂虾、青蛙、迈蜒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的水草。

七、八、九月是雨季，水漫过农田又流进了沟内。由于常年是活水，村北头的沟也就成了河。河里长出一片一片的芦苇，芦苇不壮，也有一人多深，当有妇女路过或来洗衣服时，洗澡（或叫游泳）光着身子的人就钻进芦苇里穿衣服或等女人

走后再出来。斯和他们是不顾及这些的，况且他们站在水里也只能露出肩膀以上。

吃过午饭，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孩子就奔河里。在水面上能漂起来露出黝黑肚皮的人洋洋得意，跳进水里仅能站着或趴在河边“扑通，扑通”打水的人又嫉妒又沮丧。尤其挨过爹娘几次打的小孩更不服气，可有什么办法？这里没有教练，只有自己琢磨。

胆子大点的，就爬到沟沿的最高处，捏住鼻子，闭上眼睛，只听“扑通！扑通！”水里翻起一股白浪，“突、突、突”从水里钻出个脑袋。“日他姥姥的！哎呀，呛老子一口。”斯和壮了几次胆，还是没敢往下跳。“哎呀！日……”还没等他把脏话吐完，他就被人蹬下了水。水面溅起水花，好长时间不见人头。正当小猗害怕之时，斯和从溅起水花五六米的地方冒了出来，“谁推我了？谁推我了？”小猗站在水里直“嘿嘿”地笑。

有了第一次，也就敢尝试第二次，斯和的胆子大了，他不停地爬上、跳下，水面不时荡起浪花，这世界太美了！

为了掩饰洗澡的痕迹，不让爹娘看出，斯和在草地上打了几个滚，最后懒洋洋地回到家里。这一次爹娘没发现，娘问他干啥去了？他说去大猗家“砸杏核”了。

过了几天，他跟小猗晌午去了大渠（干渠）。他们到时，渠里已有几个大人在仰泳，邻村几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孩子在渠边上“扑通”水。小猗脱掉裤衩，一个箭步下水，顺着水流往下游。斯和胆怯怯地下了水，开始在水边打水，慢慢照着大人的样子，向渠中间游去……

天湛蓝湛蓝，几片白云飘来飘去。一阵细风吹起草地上的